

湖头条

杯茶话东坡

孟璟

春至人间四月天，正是采茶好时节。春风荡漾，吹绿了茶山；春雨淅沥，浸润了茶园；春花秀丽，装扮着茶乡。

多日困顿家中，百无聊赖之际，打开手机微信朋友圈，看到大家上传了许多茶农炒茶、制茶的照片，满屏生机勃勃的绿意令人顿时精神一振，仿佛隔着手机屏幕就能闻到茶叶的淡淡清香。赶紧去买今年上市的新茶尝尝鲜，好解解身心之乏。

择阳光明媚之日，正襟危坐，烧水、温杯、泡茶，轻抿一口，望向窗外，春意正浓。

神游间，思绪仿佛轻飘到绿意葱茏、云雾缭绕的大苏山中，想起了鼎鼎大名的苏东坡。一千多年前，他曾在贬谪黄州途中游览大苏山净居寺，并留下了“钟声自送客，出谷犹依依。回首吾家山，岁晚将焉归”的诗句。历史的见证，就留在净居寺残存的房屋中一块明代嘉靖年间的断碑上。“吾家山”就是指大苏山，苏轼在这儿吟诗作文，品茶访道，曾与好友黄庭坚共同游览佛教天台宗祖庭净居寺。此时距离受“乌台诗案”牵连，贬谪黄州已有四年，苏轼正值盛年，精力充沛，却因仕途失意而备受身心煎熬。在依依惜别、前路茫然的时候，他似乎把大苏山看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
宋仁宗嘉祐五年，苏轼凭借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考出了破纪录的好成绩，名动京城。可谓“春风得意马蹄急”，进士及第后，他奉旨到凤翔县做官，踏出了仕途第一步。起料形势随后发生了戏剧性地转折，被贬官至黄州、儋州等地，开启了颠沛、失意的人生。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，他处变不惊，乐观豁达，早已锤炼出了一颗通透强悍的心灵。无论境况多么糟糕，他都可以从容不迫，泰然自若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，从众多爱好中收获心灵的慰藉。无论做诗填词，还是书法绘画，他都独树一帜，在为官做人的哲学以及儒释道等学术理论上造诣匪浅，尤其是他的生活品味和审美趣味，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文化遗产。

苏东坡爱喝茶，留下了颇多赏茶品茶的诗句，充满了各种耐人寻味的细节。比如这首《汲江煎茶》：“活水还须活火烹，自临钓石取深清。大瓢贮月归春瓮，小杓分江入夜瓶。雪乳已翻煎处脚，松风忽作泻时声。枯肠未易禁三碗，坐听荒城长短更。”把月下汲水煮茶的细节刻画得惟妙惟肖，如临其境。

一片小小叶子，在热水中升腾翻转，酝酿出甘苦交织的口感，仿佛人生的浮沉尽在杯中。在百折千转

的人生中，是随波逐流，还是自成清流，皆取决于个人的判断和选择。

苏轼少年时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，文学基础打得十分扎实，后来人生中又经历特殊环境的一定历练，积累了稳固的声望和地位，造就了伟大的品格。一杯上好好茶亦如此，只有经历了风雨，熬过了冬去春来，才能从苦涩中品出其沁人心脾的回甘。

信阳毛尖是信阳茶类的佼佼者。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，“茶圣”陆羽便在《茶经》中写道：“淮南茶光州上；义阳郡（今信阳浉河、平桥一带）、舒州（今安徽舒城）次；寿州（今安徽寿县）下；蕲州（今湖北蕲春）、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又下。”层叠的梯田，葱郁的茶山，朦胧的云雾，是茶树最喜欢的生长条件。茶农们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和代代传承的炒茶工艺，才造就了信阳毛尖“细、圆、光、直、多白毫、香高、味浓、汤色绿”的独特风味。苏东坡曾称赞：“淮南茶，信阳第一”。

信阳毛尖作为家乡名片，早已香飘海外。随着国内消费升级，人们真正需要的，恐怕不再是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，而是“琴棋书画诗酒茶”的“茶”。一杯好茶背后的故事，一定有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作其精神内涵，恰如苏东坡其人，在历史的淘洗中，已经成为经典，成为传奇。

妙笔人生

桃花潭水三千尺

徐生力

疫情没能阻止人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。待在家里，我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，除了耕云种月外，照顾小外孙准五岁的泰恒，和他玩耍。同时，辅导幼儿园老师在微信群里布置的写字、背诗作业。

“不对！不对姥姥！处处闻啼鸟，不是去去闻啼鸟。”姥姥初中毕业，工作后尽管在信阳学了点俚话，“鬃毛衰”了，光山话的底子却“乡音无改”。

小外孙我们没怎么教他，从电视幼儿动画片里已经被普通话潜移默化，夹杂着童音的标准话尽管不太清晰，已完全脱离了我们一家人的家乡话的土气。

清明节前一天，女儿从单位截图，发来老师布置的背诵唐诗作业，第二天要视频给老师。我于是给小外孙领诵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……”她姥姥在赶面条，听我把“杏花村”的“花”读为“法”音，叫我误导了孩子。越往普通话靠，越不像话，急得我没了主意。

小家伙要是横起来，谁也没法。只要说给杨老师打电话，立马好了，天生的怕老师。不一会儿，他听了妈妈打来的电话更是心急。“我背不好，那怎么办？！”一吵闹，我也乱了方寸。小孩突然断片，更不配合了。姥姥说：“那我们三个一起来吧。”小孩说：“好，我

们转圈背。”如此，他才愿意接上我们领的诗句。

姥姥方记得，接孩子时，他们在幼儿园里，老师叫他们手拉着手地绕圈朗诵“白日依山尽”，以为是做游戏，原来是背诗啊！看来，教小孩背诗，也得有技巧，把孩子的兴趣点充分调动起来。

学校还没宣布开学，在家玩游戏中，偶尔从他嘴里溜出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……”，似猴子掰玉米般，“幼不学，老何为”，几句后又放下了。我便从手机百度出来，领他往前背，“玉不琢，不成器……”妻儿说我的记性咋这么好？我说：“手机帮的忙。”年近花甲，完整的记住唐诗，没有超过小外孙会的那几首。我给他们说，我就止于幼儿园的水平。上了小学的话，我也奈何不了他。

清明后，老师又布置了背李白的《赠汪伦》。我对上次教小孩有了一点经验。“李白……”——“乘舟将欲行”，“忽闻……”——“岸上踏歌声”，一前一后，我领他背。几个回合后，他也能将就下来。

不过放开了，一到第三句，不提示，他冒出“借问酒家何处有”；提示了“桃花潭水……”，下面他接“——三千尺”。总是逃不出前几天背的《清明》，和此前幼儿园教的《望庐山瀑布》的影子。

如我给人写苏东坡《大江东去》，写着写着跑到毛泽东的《沁园春》去了。因为，里面的“江山如画”，变成了“江山如此多娇”，同收音机换了个波段，戛然变调。

姥姥最听不过我变不过来的“花”的发音。她抢着领读，“桃花潭水……”，孩子接了还是“——三千尺”。我说，“多了两千尺”，小家伙反应快，“一千尺”。他的发蒙是从数字开始的，对数字敏感。我和姥姥笑了，他也敞开了大笑……

我给他讲，赠人感情厚用“深”，“深千尺”。描写瀑布则是长，用“三千尺”。我问他，理解不，他哼了哼。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写诗也会吟，看来古人默化真的有效。很快，他能完整地将诗背下来，叫姥姥赶紧录视频。

近年，回归传统文化上来，吟诗填词在社会悄然兴起。我也跟着附庸，杜甫的头、李白的尾、王维的身，颠来倒去嫁接过来，“偷”了不少组合成我的诗句。朋友们把我当成个诗人看，闲了同我聊诗。说明老来对于诗词韵味，我才有感觉。

作为儿童，模糊就让他模糊，在诗词历史的天空中，“桃花潭水——三千尺”，任意穿越吧。小孩子从小把诗词当儿歌唱，大了自然诗到用时不恨少，从传统文化枝里，相信会嫁接出新鲜的果子。

亲情流动

姨妈

七滴

小的时候，我们依赖的是父母兄弟姐妹这个主体，大了之后，当我们自己亦是成熟的主体并开枝散叶的时候，会和曾经的主体关系弱化，再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根系会越来越广，而随着维系亲情的老人纷纷故去，脆弱的分支亦枯萎断裂。这就是人一生中的亲情写照！

我的大姨，她曾被我认为父母双方亲戚里最亲的亲人，因为她每次来我家都像一个长者，兜里总会装着糖果或花生以满足我们期待的目光，然后再一刻不闲地帮忙清理院子屋内的杂乱，嘴里也会以一种家长的口吻嗔怪我妈妈的慵懒。

那时的她很像是妈妈娘家的代理人，妈妈对她也是无限依赖。她们姐妹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，她高挑好看，能干而坚韧。母亲则矮胖寻常，做事拖沓。（与身体有关，母亲有眼疾）所以姨妈对母亲的态度既有恨其不争的无奈，亦有长姐如母般的怜爱！

姨妈住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乡下山里，她有四个儿女，我的那些表姐表哥都遗传了姨妈高挑的身材和秀美而帅气的五官，姨爹不善言辞，我懂事起他们已经是分居状态。我曾在姨妈家住住了大约一个月左右，他们分居在不同的房子里，彼此不说话。彼时几个表哥表姐也都各自成家，对于父母的现状也是爱莫能助。

老两口的茶园和田地也是分开的，但姨爹每次见到我还是很亲切。姨妈做事非常麻利，谷雨之前，她每天都很早起床，做好饭菜之后才叫我，乡下的蔬菜实在是新鲜美丽的可爱。她炒的鸡蛋和莴苣，土鸡蛋的灿黄和莴苣的青翠窝在白色的盘子里，无任何人为点缀，就是一幅色彩鲜明的静物画。

谷雨前后的茶叶行情相差很大，茶农们必须得加快速度。有大片茶园的就会雇人赶工在那几天争取多采摘，姨妈家的茶园不多，虽只有她一人，但手脚麻利的她还是能完成。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夜里，忙碌一天的姨妈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揉茶炒茶，边忙碌边和我说着话儿，她的动作快捷而有条不紊，神情满足而充满希望。

因为离城远，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，姨妈赶集都是步行。天还没亮时她就背着新茶步行十多里山路赶往镇上，卖完茶之后再带些日用品回去。哪怕是到县城她也是很少坐车，一个人步行到街上办完事之后再回家。

姨妈的晚年多少有点不堪，姨爹逝去之后，姨妈被人蛊惑加欺骗，和一个老鳏夫另组了家庭，随之表哥表姐和她断绝了往来，姨妈也在那人的怂恿下跟着做起了假文物的事儿。被人追责之后，刚强的姨妈自觉无颜面对亲人，离开老鳏夫又恢复了一人一世的生活，她身体硬朗，又勤劳，就自己租了间小屋在市场做点儿小生意维持生活，倒也能自给自足。

那时我母亲早已去世，姨妈进城都是到大姐二姐家，还和从前一样，她从空手，每次都会带点儿零食或礼物给孩子。有时她会留在姐姐家吃饭或住宿，大多都是来去匆匆。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把对我母亲的爱护倾注到我们头上，说话的语气依旧如昨，只是，我们都大了，随着维系在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的母亲离去，我们对姨妈也没了小时候的那种依赖和期盼！

有次我坐车回家，路上见到满头白发的姨妈，她背着一个装着东西的口袋，清瘦如昨，脚步矫健。她穿着干净的土布棉衫，宽松的麻裤，自做的布鞋，竟有种仙风道骨般的清奇。我的眼睛一热，不禁叫了一声姨妈，她并没听到我的声音，我急急地打开窗户，车子却一掠而过……没多久，就传来姨妈出车祸的消息！

